2026年11月25日 星期三 责编 杨炯 版式 罗梅 校对 汪智博



外婆家的藤椅

◎四川天府新区元音中学初一8班 鲜朵朵

外婆家的客厅，安安静静地立着一把老旧的藤椅。

深黄色的藤条被岁月磨得泛出米白色，边缘的几处微微起毛，是长年摩挲留下的痕迹。屋里的沙发崭新又柔软，茶几柜子都是最新款式。唯独这把老旧而朴素的藤椅，放在其间，显得格格不入。

只要出太阳，外婆就会把它搬到阳台去晾晒。又找出一块软布，细细擦拭每一道藤纹缝隙中的灰尘。夕阳西下时，她再把它小心地搬回屋内。她坐在上面安安静静地看书、读报，嘴角不时牵起一点浅浅的笑意，仿佛这是一件幸福无比的事。我心里疑惑：它没有沙发的柔软，也没有崭新洋气的款式，有什么可爱惜的呢？

又是一个午后，在我的追问下，外婆靠在藤椅上，眼底泛起暖意，跟我讲起了这把藤椅的故事。

原来，这把藤椅是外公生前的最爱之物。从前的无数个午后，外公就坐在这把藤椅上看书写字。外公嗜书如命，且写得一手好字。就算手中握着新式的钢笔，依旧保留着握毛笔的姿势，腰背挺得笔直，落笔沉稳有力。在外婆的记忆里，外公永远是这般安然的模样，是她最安稳的依靠。

听着外婆的讲述，也勾起了我尘封的记忆。我只见过外公一面，那时他已经卧病在床。病房里没有他朝夕相伴的那把藤椅，在病痛之中，他也写不了潇洒的毛笔字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依旧认真地把外衣理得平整，把衬衣的衣领抚得笔直。那双年迈无力的手，颤抖着，也要把扣子一颗颗扣整齐。

恍惚之中，我好似穿过岁月，看到一位老人坐在藤椅上，沐浴在暖阳里，安静地看着书。指尖翻过一页又一页，沉静的身影，定格在融融日光之中。

这一把普普通通的老藤椅，承载着绵长的思念，把深沉的爱意，悄悄藏进每一道老去的藤纹之中。外公并未真正走远，他依然坐在这里，捧着书本，安静地陪伴着我们。

用“泛出米白色”“微微起毛”这种肉眼可见的物理变化，写出藤椅经历的岁月。这把椅子的“旧”，正是它被爱过的证明。“崭新的沙发和老旧的藤椅”形成对比，这种“格格不入”写得极好，不仅写出了客厅的布局，更暗示了外婆内心的一份固执——任凭时代怎么变，有些东西是不能被替换的。

描写外公写字时的姿势、病床上扣扣子的动作，“腰背挺直”和“颤抖的手”形成强烈反差，把一个老派知识分子的体面、风骨与尊严写透了。

虚实结合的写法。前文一直在写实（外婆擦椅子、讲往事），这里通过“恍惚”转入想象。藤椅空着，但在“我”和外婆的心里，它从未空过。物象的留存，就是记忆的存活。

评语

这篇文章以一把老藤椅为线索，串联起外婆的坚守、外公的往事以及“我”的回忆。文章切口极小，情感极深。亮点在于“以物写人”与“动作传神”。藤椅是外公留下的遗物，外婆对藤椅的“擦”与“搬”，表面上是爱惜物件，实际上是在抚摸过去的岁月。写外公，只写了他生前“握钢笔如握毛笔”的笔挺坐姿，以及病床上“颤抖着手扣扣子”的微小动作。通过这两个细节的描写，一个有尊严、有修养的老人形象跃然纸上。

指导教师：四川天府新区元音中学 万怡君

